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

話說當下朱全對眾人說道：“若要我上山時，你只殺了‘黑旋風’，與我出了這口氣，我便罷。”李逵聽了大怒道：“教你咬我鳥！晁宋二位哥哥將令，干我屁事！”朱全怒發，又要和李逵廝併，三個又勸住了。朱全道：“若有‘黑旋風’時，我死也不上山去！”柴進道：“恁地也卻容易，我自有個道理，只留下李大哥在我這裏便了。你們三個自上山去，以滿晁宋二公之意。”朱全道：“如今做下這件事了，知府必然行移文書，去鄆城縣追捉，拿我家小，如之奈何？”吳學究道：“足下放心，此時多敢宋公明都已取寶眷在山上了。”朱全方纔有些放心。柴進置酒相待，就當日送行。三個臨晚，辭了柴大官人便行。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。臨別時，吳用又分付李逵道：“你且小心，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，切不可胡亂惹事累人。待半年三個月，等他性定，卻來取你還山，多管他來請柴大官人入夥。”三個自上山去了。不說柴進和李逵回莊，且只說朱全隨吳用、雷橫來梁山泊入夥。行了一程，出離滄州地界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。三個取路投梁山泊來，於路無話。早到朱貴酒店裏，先使人上山寨報知。晁蓋、宋江引了大小頭目，打鼓吹笛，直到金沙灘迎接，一行人相見了。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，都到聚義廳上，敘說舊話。朱全道：“小弟今蒙呼喚到山，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，如之奈何？”宋江大笑道：“我教長兄放心，尊嫂並令郎已取到這裏多日了。”朱全又問道：“見在何處？”宋江道：“奉養在家父太公歇處，兄長請自己去問慰便了。”朱全大喜。宋江著人引朱全直到宋太公歇所，見了一家老小，並一應細軟行李。妻子說道：“近日有人齎書來，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，因此收拾星夜到此。”朱全出來拜謝了眾人。宋江便請朱全、雷橫山頂下寨，一面且做筵席，連日慶賀新頭領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滄州知府至晚不見朱全抱小衙內回來，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，次日有人見殺死在林子裏，報與知府知道。府尹聽了大怒，親自到林子裏看了，痛哭不已，備辦棺木燒化。次日陞廳，便行移公文，諸處緝捕捉拿朱全正身。鄆城縣已自申報朱全妻子挈家逃在逃，不知去向，行開各州縣出給賞錢捕獲，不在話下。

只說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個來月。忽一日，見一個人齎一封書火急奔莊上來，柴大官人卻好迎著，接書看了，大驚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只得去走一遭。”李逵便問道：“大官人有甚緊事？”柴進道：“我有個叔叔柴皇城，見在高唐州居住，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，殷天錫那廝，來要佔花園，嘔了一口氣，臥病在床，早晚性命不保。必有遺囑的言語分付，特來喚我。想叔叔無兒無女，必須親身去走一遭。”李逵道：“既是大官人去時，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？”柴進道：“大哥肯去時，就同走一遭。”柴進即便收拾行李，選了十數匹好馬，帶了幾個莊客。次日五更起來，柴進、李逵並從人都上了馬，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。

不一日，來到高唐州，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，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。柴進自逕入臥房裏來看視那叔叔柴皇城時，但見：

面如金紙，體似枯柴。悠悠無七魄三魂，細細只一絲兩氣。牙關緊急，連朝水米不沾唇；心膈膨脹，盡日藥丸難下肚。喪門吊客已隨身，扁鵲盧醫難下手。

柴進看了柴皇城，自坐在叔叔榻前，放聲慟哭。皇城的繼室出來勸柴進道：“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，初到此間，且休煩惱。”柴進施禮罷，便問事情。繼室答道：“此間新任知府高廉，兼管本州兵馬，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，倚仗他哥哥勢，要在這裏無所不為。帶將一個妻舅殷天錫來，人盡稱他做殷直閣。那廝年紀卻小，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權勢，在此間橫行害人。有那等獻勤的賣科，對他說我家宅後有個花園水亭，蓋造得好。那廝帶將許多奸詐不及的三二十人，逕人家裏來宅子後看了，便要發遣我們出去，他要來住。皇城對他說道：‘我家是金枝玉葉，有先朝丹書鐵券在門，諸人不許欺侮。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，趕我老小那裏去？’那廝不容所言，定要我們出屋。皇城去扯他，反被這廝推搶毆打。因此受這口氣，一臥不起，飲食不喫，服藥無效，眼見得上天遠，入地近。今日得大官人來家做個主張，便有些山高水低，也更不憂。”柴進答道：“尊嬸放心，只顧請好醫士調治叔叔。但有門戶，小侄自使人回滄州家裏，去取丹書鐵券來，和他理會。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，也不怕他！”繼室道：“皇城幹事，全不濟事，還是大官人理論是得。”

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，卻出來和李逵並帶來人從說知備細。李逵聽了，跳將起來說道：“這廝好無道理！我有大斧在這裏，教他喫我幾斧，卻再商量。”柴進道：“李大哥，你且息怒，沒來由，和他粗鹵做甚麼？他雖是倚勢欺人，我家放著有護持聖旨，這裏和他理論不得，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，放著明明的條例，和他打官司。”李逵道：“條例，條例，若還依得，天下不亂了！我只是前打後商量。那廝若還去告，我那鳥官一發都砍了。”柴進笑道：“可知朱全要和你廝併，見面不得。這裏是禁城之內，如何比得你小寨裏橫行？”李逵道：“禁城便怎地？江州無為軍偏我不曾殺人？”柴進道：“等我看了頭勢，用著大哥時，那時相央，無事只在房裏請坐。”正說之間，裏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。

柴進入到裏面臥榻前，只見皇城攔著兩眼淚，對柴進說道：“賢姪志氣軒昂，不辱祖宗。我今日被殷天錫毆死。你可看骨肉之面，親齎書往京師攔駕告狀，與我報讎，九泉之下，也感賢姪親意。保重！保重！再不多囑！”言罷，便放了命。柴進痛哭了一場。繼室恐怕昏暈，勸住柴進道：“大官人煩惱有日，且請商量後事。”柴進道：“誓書在我家裏，不曾帶得來，星夜教人去取須用，將往東京告狀。叔叔尊靈，且安排棺槨盛殮，成了孝服，卻再商量。”柴進教依官制，備辦內棺外槨，依禮鋪設靈位，一門穿了重孝，大小舉哀。李逵在外面聽得堂裏哭泣，自己磨拳擦掌價氣，問從人都不肯說。宅裏請僧修設好事功果。

至第三日，只見這殷天錫騎著一匹攏行的馬，將引閑漢三二十人，手執彈弓、川弩、吹筒、氣球、拈竿、樂器，城外游翫了一遭，帶五七分酒，伴醉假顛，逕來到柴皇城宅前，勒住馬，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。柴進聽得說，掛著一身孝服，慌忙出來答應。那殷天錫在馬上問道：“你是他家甚麼人？”柴進答道：“小可是柴皇城親姪柴進。”殷天錫道：“前日我分付道，教他家搬出屋去，如何不依我言語？”柴進道：“便是叔叔臥病，不敢移動，夜來已自身故，待斷七了搬出去。”殷天錫道：“放屁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，三日外不搬，先把你這廝眾號起，先喫我一百訊棍！”柴進道：“直閣休恁相欺！我家也是龍子龍孫，放著先朝丹書鐵券，誰敢不敬？”殷天錫喝道：“你將出來我看！”柴進道：“現在滄州家裏，已使人去取來。”殷天錫大怒道：“這廝正是胡說！便有誓書鐵券，我也不怕，左右與我打這廝！”

眾人卻待動手，原來“黑旋風”李逵在門縫裏都看見，聽得喝打柴進，便拽開房門，大吼一聲，直搶到馬邊，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，一拳打翻。那二三十人卻待搶他，被李逵手起，早打倒五六個，一闌都走了。李逵拿殷天錫提起來，拳頭腳尖一發上，柴進那裏勸得住。看那殷天錫時，嗚呼哀哉，伏惟尚饗。有詩為證：

慘刻侵謀倚橫豪，豈知天理竟難逃。

李逵猛惡無人敵，不見閻羅不肯饒。

李逵將殷天錫打死在地，柴進只叫得苦，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。柴進道：“眼見得便有人到這裏，你安身不得了。官司我自支吾，你快走回梁山泊去。”李逵道：“我便走了，須連累你。”柴進道：“我自誓書鐵券護身，你便是，事不宜遲。”李逵取了雙斧，帶了盤纏，出後門，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不多時，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槍棒，圍住柴皇城家。柴進見來捉人，便出來說道：“我同你們府裏分訴去。”眾人先縛了柴進，便人家裏搜捉行凶黑大漢不見，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，當廳跪下。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錫，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，只待拿人來。早把柴進驅翻在廳前階下，高廉喝道：“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？”柴進告道：“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，家門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，現在滄州居住。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，特來看視，不幸身故，見今停喪在家。殷直閣將帶三二十人到家，定要趕

逐出屋，不容柴進分說，喝令眾人毆打，被莊客李大救護，一時行凶打死。”高廉喝道：“李大見在那裏？”柴進道：“心慌逃走了。”高廉道：“他是個莊客，不得你的言語，如何敢打死人！你又故縱他逃走了，卻來瞞昧官府。你這廝，不打如何肯招？牢子下手，加力與我打這廝！”柴進叫道：“莊客李大救主，誤打死人，非干我事！放著先朝太祖誓書，如何便下刑法打我？”高廉道：“誓書有在那裏？”柴進道：“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也。”高廉大怒，喝道：“這廝正是抗拒官府，左右腕頭加力，好生痛打！”眾人下手，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，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，發下牢裏監收。殷天錫屍首檢驗了，自把棺木殯葬，不在話下。這殷夫人要與兄弟報，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，監禁下人口，佔住了房屋圍院。柴進自在牢中受苦。有詩為證：

脂脣粉面毒如蛇，鐵券金書空裏花。可怪祖宗能讓位，子孫猶不保身家。

卻說李逵連夜回梁山泊，到得寨裏，來見眾頭領。朱仝一見李逵，怒從心起，掣條朴刀，逕奔李逵。“黑旋風”拔出雙斧，便鬥朱仝。晁蓋、宋江並眾頭領，一齊向前勸住。宋江與朱仝陪話道：“前者殺了小衙內，不干李逵之事。卻是軍師吳學究因請兄長不肯上山，一時定的計策。今日既到山寨，便休記心，只顧同心協助，共興大義，休教外人恥笑。”便叫李逵兄弟與朱仝陪話。李逵睜著怪眼，叫將起來，說道：“他直恁般做得起！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，他又不曾有半點之功，卻怎地倒教我陪話！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卻是你殺了小衙內，雖是軍師嚴令，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，且看我面，與他伏個禮，我卻自拜你便了。”李逵喫宋江央及不過，便道：“我不是怕你，為是哥哥逼我，沒奈何了，與你陪話。”李逵喫宋江逼住了，只得撇了雙斧，拜了朱仝兩拜。朱仝方纔消了這口氣。山寨裏晁頭領且教安排筵席，與他兩個和解。

李逵說起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，卻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，要奪屋宇花園，毆罵柴進，喫我打死了殷天錫那廝。”宋江聽罷，失驚道：“你自走了，須連累柴大官人喫官司。”吳學究道：“兄長休驚，等戴宗回山，便有分曉。”李逵問道：“戴宗哥哥那裏去了？”吳用道：“我怕你在柴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，特地教他來喚你回山。他到那裏，不見你時，必去高唐州尋你。”說言未絕，只見小校來報戴院長回來了。宋江便去迎接，到了堂上坐下，便問柴大官人一事。戴宗答道：“去到柴大官人莊上，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。逕奔那裏去打聽，只見滿城人傳道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，被一個黑大漢打死了，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縲紲，下在牢裏。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，盡都抄扎了。柴大官人性命，早晚不保。”晁蓋道：“這個黑廝又做出來了，但到處便惹口面。”李逵道：“柴皇城被他打傷，嘔氣死了，又來佔他房屋，又喝教打柴大官人，便是活佛，也忍不得！”晁蓋道：“柴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，今日他有危難，如何不下山去救他？我親自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哥哥是山寨之主，如何可便輕動？小可和柴大官人舊來有恩，情願替哥哥下山。”吳學究道：“高唐州城池雖小，人物稠穰，軍廣糧多，不可輕敵。煩請林冲、花榮、秦明、李俊、呂方、郭盛、孫立、歐鵬、楊林、鄧飛、馬麟、白勝十二個頭領，部引馬步軍兵五千，作前隊先鋒。軍中主帥宋公明、吳用，並朱仝、雷橫、戴宗、李逵、張順、楊雄、石秀十個頭領，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。”共該二十二位頭領，辭了晁蓋等眾人，離了山寨，望高唐州進發。端的好整齊，但見：

繡旗飄號帶，畫角間銅鑼。三股叉，五股叉，燦燦秋霜；點鋼鎗，蘆葉鎗，紛紛瑞雪。蠻牌遮路，強弓硬弩當先；火炮隨車，大戟長戈擁後。鞍上將似南山猛虎，人人好鬥能爭；坐下馬如北海蒼龍，騎騎能衝敢戰。端的槍刀流水急，果然人馬撮風行。

梁山泊前軍已到高唐州地界，早有軍卒報知高廉。高廉聽了，冷笑道：“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，我兀自要來勦捕你，今日你倒來就縛，此是天教我成功。左右快傳下號令，整點軍馬出城迎敵，著那眾百姓上城守護。”這高知府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，一聲號令下去，那帳前都統、監軍、統領、統制、提轄軍職一應官員，各各部領軍馬，就教場裏點視已罷，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。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軍士，號為飛天神兵，一個個都是山東、河北、江西、湖南、兩淮、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。那三百飛天神兵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頭披亂髮，腦後撒一把煙雲；身掛葫蘆，背上藏千條火焰。黃抹額齊分八卦，豹皮甲盡按四方。熟銅面具似金裝，鑲鐵滾刀如掃帚。掩心鎧甲，前後豎兩面青銅；照眼旌旗，左右列千層黑霧。疑是天蓬離斗府，正如月李下雲衢。

那知府高廉親自引了三百神兵，披甲背劍，上馬出到城外，把部下軍官週迴排成陣勢，卻將三百神兵列在中軍，搖旗吶喊，擂鼓鳴金，只等敵軍到來。卻說林冲、花榮、秦明引領五千人馬到來。兩軍相迎，旗鼓相望，各把強弓硬弩射住陣腳。兩軍中吹動畫角，發起擂鼓。花榮、秦明帶同十個頭領，都到陣前，把馬勒住。頭領林冲橫丈八蛇矛，躍馬出陣，厲聲高叫：“高唐州納命的出來！”高廉把馬一縱，引著三十餘個軍官，都出到門旗下，勒住馬，指著林冲罵道：“你這夥不知死的叛賊，怎敢直犯俺的城池？”林冲喝道：“你這個害民強盜，我早晚殺到京師，把你那廝欺君賊臣高俅，碎屍萬段，方是願足。”高廉大怒，回頭問道：“誰人出馬先捉此賊去？”軍官隊裏轉出一個統制官，姓于，名直，拍馬掄刀，竟出陣前。林冲見了，逕奔于直，兩個戰不到五合，于直被林冲心窩裏一蛇矛刺著，翻筋斗顛下馬去。高廉見了大驚，“再有誰人出馬報讎？”軍官隊裏又轉出一個統制官，姓溫，雙名文寶，使一條長鎗，騎一匹黃驃馬，鑿鈴響，珂佩鳴，早出到陣前；四隻馬蹄蕩起征塵，直奔林冲。秦明見了，大叫：“哥哥稍歇，看我立斬此賊。”林冲勒住馬，收了點鋼矛，讓秦明戰溫文寶。兩個約鬥十合之上，秦明放個門戶，讓他鎗搠入來，手起棍落，把溫文寶削去半個天靈蓋，死於馬上，那馬跑回本陣去了。兩陣軍相對，齊納聲喊。

高廉見連折二將，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寶劍來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“疾！”只見高廉隊中捲起一道黑氣。那道氣散至半空裏，飛沙走石，撼地搖天，括起怪風，逕掃過對陣來。林冲、秦明、花榮等眾將，對面不能相顧，驚得那坐下馬亂竄咆哮，眾人回身便走。高廉把劍一揮，指點那三百神兵，從陣裏殺將出來，背後官軍協助，一掩過來，趕得林冲等軍馬星落雲散，七斷八續，呼兄喚弟，覓子尋翁，五千軍兵折了一千餘人，直退回五十里下寨。高廉見人馬退去，也收了本部軍兵，入高唐州城裏安下。

卻說宋江中軍人馬到來，林冲等接著，具說前事。宋江、吳用聽了大驚，與軍師道：“是何神術，如此利害！”吳學究道：“想是妖法，若能回風返火，便可破敵。”宋江聽罷，打開天書看時，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。宋江大喜，用心記了咒語並秘訣，整點人馬，五更造飯喫了，搖旗擂鼓，殺進城下來。

有人報入城中，高廉再點了得勝人馬，並三百神兵，開放城門，布下吊橋，出來擺成陣勢。宋江帶劍縱馬出陣前，望見高廉軍中一簇早旗，吳學究道：“那陣內早旗，便是使‘神師計’的軍兵。但恐又使此法，如何迎敵？”宋江道：“軍師放心，我自有破陣之法。諸軍眾將勿得驚疑，只顧向前殺去。”高廉分付大小將校不要與他強敵挑鬥，但見牌響，一齊併力擒獲宋江，我自有重賞。”兩軍喊聲起處，高廉馬鞍轡上掛著那面聚獸銅牌，上有龍章鳳篆，手裏拿著寶劍，出陣前。宋江指著高廉罵道：“昨夜我不曾到，兄弟們誤折一陣，今日我必要把你誅盡殺絕。”高廉喝道：“你這夥反賊，快早下馬受縛，省得我腥手污腳！”言罷把劍一揮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“疾！”黑氣起處，早捲起怪風來。宋江不等那風到，口中也念念有詞，左手捏訣，右手提劍一指，說聲道：“疾！”那陣風不望宋江陣裏來，倒望高廉神兵隊裏去了。宋江卻待招呼人馬殺將過去，高廉見回了風，急取銅牌，把劍敲動，向那神兵隊裏捲一陣黃沙，就中軍走出一群猛獸。但見：

狡狴舞爪，獅子搖頭。閃金獅多逞威雄，奮錦貔施勇猛。豺狼作對吐獠牙，直奔雄兵；虎豹成群張巨口，來噴劣馬。帶刺野豬衝陣入，捲毛惡犬撞人來。如龍大蟒撲天飛，吞象頑蛇鑽地落。

高廉銅牌響處，一群怪獸毒蟲直衝過來，宋江陣裏眾多人馬驚呆了。宋江撇了劍，撥回馬先走。眾頭領簇捧著，盡都逃命。大小軍校，你我不能相顧，奪路而走。高廉在後面把劍一揮，神兵在前，官軍在後，一齊掩殺將來。宋江人馬，大敗虧輸。高廉趕殺二十餘里，鳴金收軍，城中去了。宋江來到土坡下，收住人馬，紮下寨柵，雖是損折了些軍卒，卻喜眾頭領都有。屯住軍馬，便與軍師吳用商議道：“今番打高唐州，連折了兩陣，無計可破神兵，如之奈何？”吳學究道：“若是這廝會使‘神師計’，他必然今夜要來劫寨，可先用計提防，此處只可屯紮些少軍馬，我等去舊寨內駐扎。”宋江傳令，只留下楊林、白勝看寨，其餘人馬，退去舊寨內

將息。

且說楊林、白勝引人離寨半里草坡內埋伏，等到一更時分。但見：

雲生四野，霧漲八方。搖天撼地起狂風，倒海翻江飛急雨。雷公忿怒，倒騎火獸逞神威；電母生嗔，亂掣金蛇施聖力。大樹和根拔去，深波徹底捲乾。若非灌口斬蛟龍，疑是泗州降水母。

當夜風雷大作，楊林、白勝引著三百餘人伏在草裏看時，只見高廉步走，引領三百神兵，吹風唳哨，殺入寨裏來，見是空寨，回身便走。楊林、白勝吶聲喊，高廉只怕中了計，四散便走、三百神兵各自奔逃。楊林、白勝亂放弩箭，只顧射去，一箭正中高廉左肩，眾軍四散，冒雨起殺。高廉引領了神兵去得遠了，楊林、白勝人少，不敢深入。少刻，雨過雲收，復見一天星斗，月光之下，草坡前擗翻射死拿得神兵二十餘人，解赴宋公明寨內。具說雷雨風雲之事。宋江、吳用見說，大驚道：“此間只隔得五里遠近，卻又無雨無風！”眾人議道：“正是妖法只在本處，離地只有三四十丈，雲雨氣味，是左近水泊中攝將來的。”楊林說：“高廉也自披髮仗劍，殺入寨中，身上中了我一弩箭，回城中去了。為是人少，不敢去追。”宋江分賞楊林、白勝。把拿來的中傷神兵斬了。分撥眾頭領下了七八個小寨，圍繞大寨，提備再來劫寨，一面使人回山寨，取軍馬協助。

且說高廉自中了箭，回到城中養病，令軍士守護城池，曉夜隄備且休與他廝殺，待我箭瘡平復起來，捉宋江未遲。”

卻說宋江見折了人馬，心中憂悶，和軍師吳用商量道：“只這回高廉尚且破不得，倘或別添他處軍馬，併力來劫，如之奈何？”吳學究道：“我想要破高廉妖法，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。若不去請這個人來，柴大官人性命，也必難救。高唐州城子，永不能得。”正是要陰起霧興雲法，須請通天徹地人。畢竟吳學究說這個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